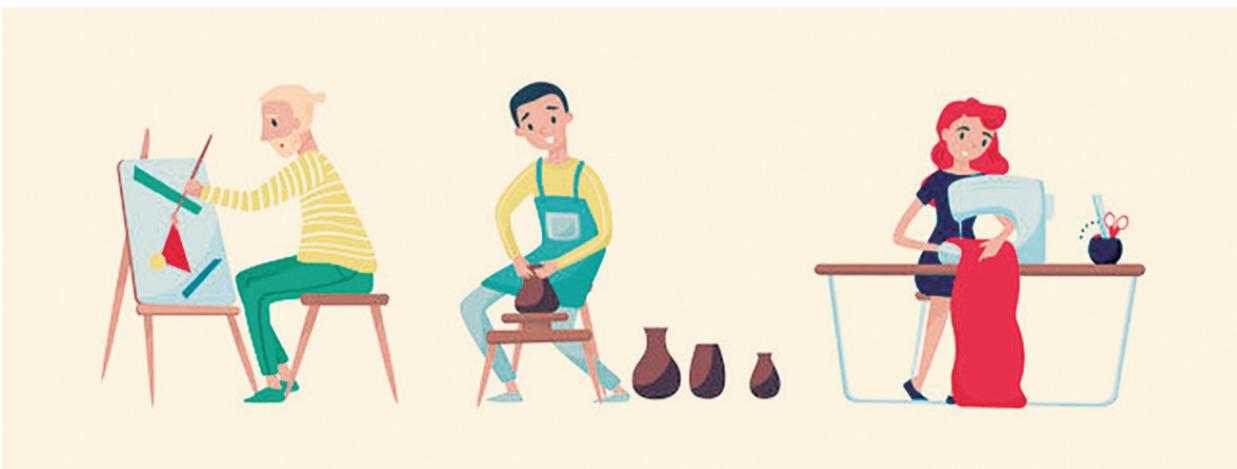




那些“景漂”的年轻人追寻什么



如今，不少人本以为人群会进一步向中心城市集聚，不料在疫情之后，赣北小城景德镇却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。据官方数字显示，2022年有3万外来人口“漂”在景德镇。而根据之前进行的第七次人口普查，过去10年，这座四线小城的人口呈现净流入趋势，与国内不少同类地区人口流出和减少的情况正好相反。

★“北上广”的出逃者

这些被称为“景漂”的年轻人，大多是“北上广”的出逃者，他们往往喜欢用“治愈、开心、活在当下”来形容自己在景德镇的生活。但中国那么大，之所以选择来这里，更现实的考虑还是看中了景德镇低廉的房租和物价。比如，在这里租一套4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，厨房、卧室、客厅、卫生间、阳台一应俱全，月租只要500元，比很多“反内卷人士”心中的理想目的地大理还要便宜。据媒体报道，在大理，一间带卫生间的标间价格，约在800元到1800元不等。

如此情形，不禁让我想起鹤岗。这座因“5万元一套房”爆火网络的东北小城，“成名”后也迎来了一批不堪大城市重压的“鹤飘”。他们住着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干着喜欢的绘画或自媒体工作，生活节奏比在大城市时慢了不止半拍，每月攒的钱还更多了，甚至有闲钱雇个阿姨上门打理日常，小日子过得真叫一个有滋有味。

★“疗愈”与事业兼顾

但景德镇又并非仅仅是“另一个鹤岗”。很多人之所以选择“景漂”，跟其身为“瓷都”、拥有完整产业链有着很大关联。不少有志于此的年轻人前往当地，或拜师学艺，或自创品牌，“疗愈”之余，事业同样风生水起。

当然，景德镇也不完全是义乌、横店那样的“奋斗小城”。虽然就人口吸引力来说，后者似乎更胜一筹。据媒体报道，很多年轻人来到景德镇，学陶、制陶、做手工、摆摊，在此过程中，彼此间逐渐打成一片。不工作时，大家就结伴爬山、溯溪、烧篝火，享受生活。

★追寻城市化的初心

记得2010年上海世博会有句宣传语，“城市，让生活更美好”。但现实中，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往往展现出它很现实、让人压力巨大的另一面，用《瓦尔登湖》作者梭罗的话说，城市就是一个几百万一起孤独生活的地方”。

试想一下，习惯了在地铁站口钻进钻出的你，多久没看到城市的日出日落了？同处一城的亲戚朋友，是否半年都不曾约饭聊天了？住了多年的邻居，能叫出对方姓名的又有几个？在这个意义上，“景漂”所追寻的或许恰是城市化的初心：一种兼顾了生活与工作、享受与奋斗的理想状态。虽然这种状态，目前还只适合一部分人，但随着越来越多工作互联网化，今后未必不会成为一种方向和趋势。届时，城市发展的底层逻辑也将相应发生改变和调整。

(据《中国青年报》涂格)



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：“尽量地学习，尽量地经历，尽量地旅游，尽量地吃好吃的东西。人生就比较美好一点，就这么简单。”

人生最了不起的四种心境：痛而不言，笑而不语。迷而不失，惊而不乱。

有幸得到别人称赞，礼貌的谢谢就好，但最好不要当真。如果别人一称赞、我们就当真，那之后别人的诋毁、我们也会当真。然后，我们就会渐渐活在别人的评价里，难以脱身。

三角形的稳定，依靠的是底边的厚度和密度，而非顶点的高度。

人生，不可能时时顺心、处处完美，有时，遭遇误解，言辞申辩是徒劳，不如一笑而过，让时间告诉答案，遇到话不投机之人，多说是过，置之不理才是一种智慧。

命运是事后回顾的东西，不是事先知道的东西。

生活，比漫画残忍一百倍。它在你身边安排了无数喜欢欺负你的胖虎，无数喜欢嘲笑你的小夫，和一个你难以追上的静香，却从来没想到要送你一只真正的机器猫。

“搭子”，一种新型社交关系，浅于闺蜜，重于同事，主打垂直细分领域的精准陪伴。包括但不限于：口味一致的饭搭子，下班失联的话搭子，咖啡搭子，奶茶搭子，厕所搭子。

众所周知，水的流动性是很大的，特别是你的薪水。

我最近参加了一场婚礼，一位女士走到我面前说：“每次看到你笑，我就想邀请你到我这里来。”

我激动地说：“怎么，你单身吗？”

她说：“我是牙医。”

成年人要有自己的主观：不想恋爱，就不要恋爱。不想结婚，就不要结婚。不想上班，就不要想了。

土家酱香饼，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披萨。

肉夹馍，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汉堡包。

螺蛳粉，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意大利面。

我告诉我8岁的儿子，如果他去除草，我会给他每小时100元。他问：“如果我能找到一个人以每小时50元的价格做这件事，我能留下另外50元吗？”我不知道该骄傲还是紧张。

你以为人生低谷的时候健身就会变好，于是你开始健身，后来的确变好了，但好的不是你的人生，是你的食欲。

问：有哪一个瞬间，对老婆彻底失望心寒？

答：某个晚上接老婆下班，路过面包店买了面包和酸奶给她做夜宵，结果她的反应是：你居然有(不受控制的)钱！